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七

列傳八十

林希字子中福州人也舉進士調涇縣簿神宗朝知太常禮院皇  
后父喪太常議當服淺素希奏禮后爲父降服期今服淺素不經  
命使高麗希辭行責監杭州樓房務歲餘通判秀州復知太常禮  
院除著作佐郎遷禮部員外郎元祐初爲祕書少監歷左右史召  
試中書舍人爲言者論列而止改集賢殿修撰知蘇州久之以天  
章閣待制知杭州爲禮部侍郎道除知亳州紹聖初以寶文閣直  
學士知成都府哲宗親政留爲中書舍人修神宗國史兼侍讀哲  
宗嘗訪希神宗殿曰宣光前代有此名乎對曰此石勒殿名也乃  
更爲顯承時方推明紹述盡黜元祐羣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  
轍等書命皆希爲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用蘇



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  
書舍人惇仍許以爲同省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於地曰壞了  
名節矣遷禮部尚書移吏部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惇  
不引爲同省執政遂背惇於是出知亳州移杭州以端明殿學士  
知太原府遷資政殿學士徙大名上河東邊計三策尋奪職知揚  
州徙舒州卒年六十七追贈資政殿大學士諡曰文節  
蔣之奇字穎叔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科試六論  
祕閣及射策報聞除監察御史英宗立爲殿中侍御史獻謹始五  
事一曰進忠賢二曰退姦邪三曰納諫諍四曰遠近習五曰閉女  
謁凡數百言初之奇游歐陽修之門修主濮議之奇盛稱之及是  
以浮語彈修攷驗無實出監道州稅改宣州而之奇遂爲清議所  
非新法行爲福建路轉運判官遷淮東路轉運副使歲饑募民興

水利以食流民溉田九十餘頃如揚之天長三十六陂與宿之臨  
渙橫斜三溝此其大者也又爲江西河北陝西轉運副使之奇在  
陝西經賦入以給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庫緡八十餘萬邊粟皆  
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等路發運副使元豐六年漕六百二  
十萬石至京師始建鑿泗州股渠以避長淮之險自是無覆溺者  
哲宗立除直龍圖閣陞發運使拜天章閣待制知潭州以御史有  
言降集賢殿修撰知廣州賊岑探攻陷新州之奇遣鈐轄楊從先  
討平之除寶文閣待制再爲發運使改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拜  
戶部侍郎出知熙州之奇在邊務修守備謹斥堠嘗若寇至終之  
奇去羌不敢犯紹聖中知開封府擢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  
兼侍讀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之奇折簡別之責守汝州未幾知  
慶州徽宗卽位復爲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進知院事沅州



身者... 卷九十一  
繼擾邊之奇請遣將討之收其地爲徽靖二州崇寧元年除觀文  
殿學士知杭州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年六十四復觀  
文殿學士之奇爲部使者十二任六典會府所至以治辨稱有文  
集雜著共百餘卷

章案字質夫建州浦城人也始以庶父得象蔭爲將作監主簿復  
舉進士甲科知陳留縣以最擢提舉荆湖北路刑獄稍遷直龍圖  
閣知慶州方是時朝廷戒邊吏毋得外侵乃更斥葭蘆安疆等四  
砦予夏人使歸我永樂之人案以謂古者諸侯有罪貶爵削地甚  
則六師移之今旣憚用兵宜稍取其土疆如古削地之制彼雖猖  
獗壤地褊小不過一再舉而勢蹙力窘矣夏人將寇環慶案命驍  
將將精兵授以方畧又使人置毒於牛圈瀦水中旣而虜入圍環  
州其所遣將折可適潛師洪德城虜過識其母梁氏旗幟鼓譟而

出斬千餘級虜經牛圈飲其水人馬多死明年除知同州紹聖初徙南京改集賢殿修撰知廣州又知渭州至卽上言城瓠蘆河川據形勝以窺夏國乃以三月及熙河秦鳳環慶四路之師出瓠蘆河川築二城于石門峽江口好水河之陰二旬有二日而畢賜名平夏城靈平砦方與役虜以其衆乘我師大敗之擢樞密直學士既而環慶鄜延河東熙河皆築城夏人聘視不敢動實自涇原始無何夏國主與其母自將數十萬圍平夏不能克一夕遁去戎母慚勢面而還除龍圖閣學士夏國統軍嵬名阿埋西壽監軍妹勒都逋皆勇悍善戰棗遣折可適郭成剛以輕騎夜直入其帳執之盡俘其家虜馘三千餘獲牛羊十萬種羌震駭進端明殿學士棗在涇原四年凡置州一城砦九夏人自平夏之敗不復能軍屢請命乞朝貢天子赦而聽之乃爲寢兵徽宗卽位徙知河南入見留

東都事考 卷九十一  
提舉中太一宮遂拜同知樞密院事以老授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未幾而卒諡曰莊簡

陸佃字農師越州山陰人也舉進士稍遷集賢校理崇政殿說書同修起居注拜中書舍人給事中遷吏部侍郎哲宗卽位修撰神宗實錄太常請復太廟牙盤食博士呂希純少卿趙令鑠皆以爲當復佃言太廟用先王之禮於用俎豆爲稱景靈宮原廟用時王之禮於用牙盤爲稱不可易也卒從佃議請外以龍圖閣待制知潁州改鄧州未幾知江寧府紹聖初治實錄事坐落職知泰州改海州加集賢殿修撰知蔡州徽宗卽位召爲吏部侍郎修哲宗實錄遷尚書拜尚書右丞徽宗欲親祠北郊大臣以爲盛暑不可徽宗意甚確旣退皆曰上不以爲勞當遂行之李清臣不以爲然佃曰元豐非合祭而是北郊公之議也今反以爲不可何邪清臣乃



已御史中丞趙挺之以論事不當罰金佃曰中丞不可罰罰則不可爲中丞其後諫官陳瓘上書曾布言其尊私史而壓宗廟布怒佃曰瓘書雖無反不必深怒若不能容是成其名也遷尚書左丞佃執政薦拔人材多恬退者時臺章多論元祐時人佃曰姑以薄責一施之然後詔更不窮治如何布與章染是其言後數日詔下以中大夫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佃著書二百四十二卷多禮家名數之說如埤雅春秋後傳禮象等皆傳於世

溫益字禹弼泉州人也舉進士稍遷太宗正丞爲工部員外郎諸王府記室參軍出知福州移潭州入爲太常少卿除給事中兼侍讀於是左正言陳瓘論益守潭日鄒浩貶新州道其郡投宿僧寺益羞兵卒逼浩登舟使冒風濤夜度范純仁劉奉世韓川呂希純呂陶皆貶湖南並爲益所侵困當時大臣以爲是而天下以爲非

陛下以此察之則益之爲人可知矣今豈當爲給事中哉遂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仍兼侍讀時執政建言上當爲哲宗期從兄弟之服曾肇進讀史記至堯崩三年之喪畢因言堯舜嘗同出黃帝然世數已遠舜且爲堯喪三年者舜嘗臣堯故也益意附執政乃進曰史記世次不足信肇以史記世次禮記祭法大傳之說與益質於上前益語塞是歲遷吏部尚書俄拜尚書右丞崇寧初遷中書侍郎卒年六十六益資詭譎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貶

吳居厚字敦老豫章人也舉進士第元豐初爲提舉河北常平又爲京東路轉運副使卽萊蕪利國兩監官自鼓鑄贍足一路一日手詔謂今內外財計之臣政績著驗未有過居厚者卽拜天章閣待制陞都轉運使又請鑄大錢以一當二歲出二十萬緡佐關陝



兵食神宗曰居厚於分職之外郵及它路非材智有餘不能爾居厚任職以辦治聞數被褒詔然民不勝其怨也元祐初朝廷稍更新法以寬大爲政於是御史言居厚苛刻責散官黃州安置尋知廬州紹聖初知蘇州居數月以集賢殿修撰爲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旋復舊職疏支家河通漕楚海之間咸賴其利召入爲戶部侍郎權尚書滿二歲爲真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修奉永泰陵居厚爲橋道頓遞使坐積雨滯留出知和州創將理院致鑿藥使病者有歸多所全活後朝廷設坊安濟大槩如居厚所建云復龍圖閣待制爲陝西都轉運使再尹開封除戶部尚書拜尚書右丞遷中書門下侍郎大觀初請老以爲資政殿學士東太一宮使坐謬舉左遷端明殿學士知亳州提舉鴻慶宮退居豫章築室東湖之上久之起守本郡徙帥河東過闕留爲佑神觀使復拜門下侍

京者學署  
卷九十七  
五  
郎知樞密院事每從容爲上言適追先烈在堅聖志又乞改重幣  
爲當三以息貪夫盜鑄之患時遼使至居厚言於徽宗曰盟好不  
可違也願益敦信誓以安虜情徽宗嘉納焉上書納政以武康軍  
節度使知洪州逾年卒年七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安惇字處厚廣安軍人也以上舍釋褐爲雅州司戶參軍成都府  
教授除監察御史出爲利州路轉運判官移夔州路又爲荆湖北  
路轉運使徙江東路紹聖初召爲國子司業改右司員外郎權吏  
部侍郎遷右諫議大夫惇黨附章惇而與蔡京比遂同奏元豐末  
司馬光劉摯呂大防交通中人陳衍於輔立之際陰懷異志衍坐  
誅元符初爲御史中丞惇與蹇序辰看詳元祐訴理所公案惇奏  
凡得罪於元豐之間乞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由是復施行者千  
餘人又以文及甫與邢恕書授蔡渭使訟司馬光呂公著劉摯呂

大防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害其父確謀危宗社奪其子孫恩澤  
存者正反坐之法投之嶺外又奏元祐初置訴理所將熙豐以來  
斷過刑名輒行奏雪訕謗先朝歸怨君父其元看詳官劉摯孫覺  
胡宗愈傅堯俞等乞加罪悉皆坐謫徽宗召還鄒浩惇乃言浩先  
朝所棄不可復用國是所係不可輕改於是左正言陳瓘論其罪  
惡以寶文閣待制知潭州尋褫職瓘復論訴理事與序辰並除名  
放歸田里以郊赦復官提舉太平觀知滁州召爲工部侍郎旣至  
遷兵部尚書崇寧二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卒年六十三贈特進惇  
有子郊邦郊嘗指斥乘輿爲其族人所告坐棄市邦勒停涪州編  
管惇追貶單州團練副使政和閒大臣建議恢復燕雲故地惇有  
嫉堯臣上書論宦寺專命交結權臣共倡北伐之議以爲燕雲之  
役興則邊釁遂開宦寺之權重則皇綱不振昔秦始皇之築長城



漢武帝之通西域隋煬帝遼左之師唐明皇幽薊之寇其失如彼  
周宣王之薄伐獫狁漢文帝之備守匈奴元帝納賈捐之之議光  
武斥臧宮馬武之謀其得如此我太祖皇帝撥亂反正躬擐甲冑  
當時將相大臣皆所與取天下豈勇畧智力不能下幽燕兩州之  
殘寇哉蓋以兩州之地夫戎所必爭不忍吾赤子重困鋒鏑而已  
章聖皇帝澶淵之役以契丹來寇不得已而與之戰戰而勝乃聽  
其求和遂與之盟逡巡引兵而退蓋亦欲固邦本而不忍困民力  
也今者中外之人咸謂童貫深結蔡京同納燕人李良嗣以爲謀  
主故建平燕之議臣恐異時唇亡齒寒邊境有可乘之釁狼子蓄  
銳伺隙以逞其所大欲此臣所以日夜爲陛下寒心也伏望思祖  
宗積累之難難鑒歷代君臣之得失杜塞邊隙矜守景德舊好無  
使夷狄乘閒窺我中國上以安宗廟下以慰生靈徽宗然之命堯

臣以官而惇於是亦追復正奉大夫

知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曰陛下得伊呂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使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石大喜卽召相使陳邊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石致齋陳升之獨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日除集賢校理自相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不知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發矣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東都事畧卷第九十七終論虜人懷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





東都事畧卷第九十八

知傳八十一

鄧綰字文約成都雙流人也幼力學溢于文詞舉進士爲禮部第一稍遷職方員外郎通判寧州時王安石得君專政綰上書曰陛下得伊呂之佐作苗役之法百姓無不鼓舞聖澤以臣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然矣以一路觀之知天下皆然矣安石大喜卽召綰使陳邊事綰見安石欣然如舊交後數日屬安石致齋陳升之馮京以綰知寧州綰曰我復還知寧州乎及明日除集賢校理自綰至京師蜀人在朝者莫不笑罵綰曰笑罵從汝好官須我爲之未幾知諫院遷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判司農寺於是常平免役水利保甲之政皆自司農放矣擢龍圖閣待制權御史中丞遼人來爭河東地界綰論虜人懷姦生事輒肆窺測去冬聚兵

累月逡巡自罷其情僞深淺不爲難見不過因護疆土貪惜金帛  
爲堅久盟約之計耳今日戎狄慢侮若禦之以堅疆則不失二國  
之平平則彼不我疑而我得以遠慮若先之以畏屈則大爲中國  
之恥恥則彼不我信而或將力爭神宗爲執政曰王赫斯怒此乃  
怒出不意非若忿速之人見侮而怒也前此出錢免役時呂惠卿  
請立告緡使自陳其貲謂之手實緡曰凡民所以養生之具日用  
而家有之今欲盡數供析出錢則家家有告訐之憂人人有隱落  
之罪無所措手足矣行商坐賈通貨殖財四民之益也其有無交  
易不過服食器用粟米財蓄絲麻布帛之類或春有之而夏已折  
閱或秋居之而冬已散亡則公家簿書如何拘轄隱落之罪安得  
不犯徒使鬻訟者起利報怨而公相告訐畏怯者守死忍餓而不  
敢爲生神宗是其言詔東南推行手實簿法公私煩擾其罷之王

安石復相縮乃言呂惠卿借富民錢買田產故惠卿出知陳州又言章惇穢行而惇亦罷知湖州遷翰林學士仍爲中丞初縮以附王安石居言職及安石罷復附呂惠卿至是安石與惠卿相仇縮復主安石凡惠卿之黨極力奏劾之縮懼安石去而失勢屢請留之其言無所顧忌神宗怒欲絀縮而安石亦懼乃言臣昨聞鄧縮嘗爲臣子弟營官及薦臣子壻可用又爲臣求賜第宅縮爲國司直而乃與宰臣乞恩澤極傷國體兼縮近舉御史二人其一彭汝礪者與練亨甫相失縮聽亨甫游說故別舉官審如所聞卽豈可在論思之地而亨甫亦不當備宰屬矣於是神宗謂縮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事薦人不循分守遂罷中丞知虢州而亨甫亦罷尋除龍圖閣待制以言者改集賢院學士知河陽數月復待制知荆南又知陳陝青三州哲宗卽位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鄧州徙揚